

豆瓣阅读

Murdering the Television

谋杀
电视机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大头马——著

谋杀 电视机

大头马——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杀电视机 / 大头马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5411-4236-9

I. ①谋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2893号

MOUSHA DIANSHIJI

谋杀电视机

大头马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周 轶
装帧设计 @_broussaille私制
内文设计 冉 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成品尺寸 120mm × 185mm 1/32
印 张 8.25 字 数 128千
版 次 2015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36-9
定 价 36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组首奖作品《谋杀电视机》，于2014年12月正式上架发布。

故事峰回路转，虽然是中篇，但和短篇一样把高潮放在最后，读到结尾让人意犹未尽……最有趣的并非故事本身，而是作者藏在文章四处的闲笔，机敏有趣兼而有之。

——银筷子

幽默诙谐的写作风格，描绘出现代人的现实的生活，为了唤醒逐渐被社会的现在所掩盖的灵魂，我们或多或少会找寻一种刺激，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那是一种信仰，其实那只是我们在迷茫时随手抓住的一根稻草，而内心的空虚把它给放大成为了灵魂的锁链。

——围城

算是非常出色的作品了，构思巧妙，故事完整，叙事流畅，反转有力，足以改编成一部黑色幽默影片。

——易老邪

好故事，没有多余的人物，没有不清晰的伏笔，流畅完整，高潮处有巨大的反转。

——文刀林

献 给 爷 爷 奶 奶

目 录

Ordinary People	001
你爷爷也一样	031
谋杀电视机	047
反拖延症	149
把所有套套都带上	159
《风的安全法》补充资料一编	179
在期待之中	199
面试	221
音乐影响了我的脸疼	237
阿拉比	245

| Ordinary People |



0 : 00 0km

我住在北京。你们最爱的北京。全世界最嘈杂的城市。大城市。两千万常住人口。我和两千万人住在一起，脸贴脸，背靠背。每天深夜才出门，我是小偷、骗子、无耻浑蛋。我觉得日子从没像现在这样爽。挥之不去的幸福，喝不尽的美酒，踏不穿的马路。这里是北京。只要你愿意出门，每天都会发生奇遇。通常我总是深夜才穿上衣服出门，比如像今天，月亮高悬，皎洁得不容许一点平凡，我知道命运在召唤我，奇迹在等待我，我必须出门。必须跑步出门。

起点是东直门，蜂巢剧场。

我猜你们中的十分之一来过这儿。这里杀死过许多位滥竽充数的剧作家。他们的戏平庸，庸俗，俗不可耐，

打着国际戏剧邀演的旗帜招摇撞骗。我也曾是招摇撞骗军队中的一员，并且招摇得十分成功。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简直太了解那一套拉着实验戏剧的虎皮实际黔驴技穷的把戏。彼得·布鲁克，安托南·阿尔托。最近在北京流行的是马丁·麦克多纳。永不过时的依然是莎士比亚。搞清了这一套，你就会发现这里头有许多空子可以钻。有一阵我甚至虚构了一个菲利普·迪克不存在的小说，告诉他们这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遗珠，比《群鼠》不遑多让。然后在这儿，就是蜂巢，整整演了二十八个晚上。场场爆满。舞台监制在最后一场结束后的晚宴上握着我的手痛哭流涕，称他的艺术生命从此了无遗憾。看见了吧，只要这样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认可你，尊称你为艺术家，而不是一个骗子，一个流氓，一个穿着阿玛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剽窃犯。我仅有的一件阿玛尼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为自己虚构的作品曾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感到骄傲。货真价实的骄傲，那不仅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徘徊的盛宴，还意味着它们全都免费。妈妈，十五岁你让我从家里滚蛋时料到这一天了吗？哥哥，你在报纸上大捧臭脚的时候知道这究竟是谁写的吗？父亲，哦，父亲，你可以和你的二锅头继续在坟墓里安心待着了。

出门向右转是毛里求斯大使馆，接着是最受北京人

喜爱的德国大使馆，它的门前最干净，跑步时绝不用担心会踩到狗屎。然后是一连串欧盟成员国家。你从这些大使馆的门前跑过，很难不产生一种想要征服世界的感觉。路的尽头是巴基斯坦，再向左拐就能到达尼日利亚。出入使馆的家伙们刻板、谨慎、无趣，还有一颗好在陌生国度舔舐危险的不安分的心。你以为《碟中谍》是拍给谁看的？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理会他们深夜的搭讪。如果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，也最好不要同两个以上的人同时来往。曾经有一位爱尔兰大使馆的签证官朋友发出好奇的探寻目光，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来一次我们的聚会，和这些神秘的黄种人打成一片，结果他前脚走后脚就打了举报电话。

这不怪他。要是我刚二十岁出头，见到这番光景也得双腿发软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小偷、骗子、无耻混蛋。我是谁？我是梦中传彩笔，只宣传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当然了，你还可以选择另一条路。出门往南，然后就会来到这城市的右心房，工体北路向东一直延伸到团结湖。俱乐部，酒吧，私人会所，通宵营业的 Page One。每天都有新来的年轻人在这里一掷千金，再怀抱一个女人或者满身呕吐物回家。这里有全北京最大的奔驰展销橱窗。在车辆和人流间穿梭，空气里一片软玉温香，让

人几乎想与人为善。你跑过这些美丽的年轻人身边，不能不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优越感。你知道是哪种优越感。

以前我总是选择这两条路中的一条跑，但是现在，我不这么跑。

我的目标是天安门。我的目标从来都是天安门。我将在东直门旋转一路往南，避开彻夜灯火辉煌的簋街，沿着二环，在建国门再次转向上长安街。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我的目标是摧毁全世界。我是谁？我是行者孙爷爷。

0 : 14 2.5km

当你开始跑步，就会发现菲茨杰拉德的话是一派胡言。

“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，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。”

当你跑步，你会发现这是一派胡言。只要有腿，每个人都可以跑步，通过跑步，你就能获得所有的未来。你可以批评任何人。就像我现在批评你一样。就像我哥哥在报纸上——哦不，他并没有批评我的资格。小的时候

候我们关系还不像现在这样，那时虽然我也很难跟他说得上话，但至少还不像现在这样必须通过报纸隔空对谈。小时候我甚至以为我们曾短暂地有过共同的目标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让观众感动？让所有的观众感动？让他们为我埋单？我的意思是，为我们买单。现在，哦，现在。我知道他的目标很可能没有变，只是不得不面对自己并没有批评我的资格这个事实。有能力让观众感动的话，谁会乐意当个批评家？哥哥，你得承认这一点，你得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，然后让自己活得开心点。

就像我这样开心。

啊，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日子。刚刚跑过的东直门再次唤起了我的记忆，银座后头原先住着L，我的老朋友。我们曾经，册那，又是曾经。我们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好到可以操同一个女人，并且到了当我发现他爱上了对方就立即拱手相让的程度。虽然我提醒过他：你是一个流氓，你不可能爱上什么人，也不会有谁爱上你。别开玩笑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和我是一种人，是这两千万人口中的败类，叛徒，无药可救的混账。你以为？那女人拎着水果和鲜花去看你就把你给打动了？这种情节我都不会在戏里编。等一下，你真的打定主意就要这样进入一种定制好的生活？

哦，天哪，生活，生活！

然后你就要开始上超市，选择当日新鲜蔬菜。然后你就要去健身房，购买一年用不到五次的年卡。然后你就要去商店，商店！多么可怕的地方。推开门你就将沐浴在人工制造的香氛中。深吸一口气，你立刻会被麻醉。一层是你妻子的梦想，二层是你暂时的股票赢利市场，顶层是你们全家消费好莱坞意识形态的天堂。然后你就要购买全套的实木家具，叫不上名字的绿植，62英寸的最新液晶大彩电——壁挂式的。你会竭尽全力让自己住进铺着地毯的房间，等一下，你妻子还想要一个浴缸，等一下，你自己还要为选择虎牌还是象印的电饭煲犯难。这就是你渴望的生活，哈？兄弟，哥们儿，老伙计。坐下来，再喝一杯。你戒得了自己，你戒得了伏特加吗？

东直门，命运的分岔口。向北你会到达百老汇MOMA，那里有库布里克书店，每周都有一堆社交表演艺术家在那里安静地演讲。向西是欺骗世界人民的美食天堂，没有掩人耳目的辣椒味道几乎一个样。哪怕是这个点，二环的车辆依然琳琅满目。我跑过保利剧院，继续往南。L，我继续往南。

过了三个月，我收到L的结婚请柬，还在犹豫要不要去目睹这场悲剧，就收到了L未婚妻（一个可笑的称

呼)的短信。她显然觉得我的到场会让在座的大家都有那么点儿尴尬。“况且你根本就没有合适参加婚礼的衣服。你是不是该买点衣服了?最近优衣库在限时特优。”“我有阿玛尼。”“你只有那一件阿玛尼。”这之后的两年我再也没见过L。他彻底地从我们这群人中消失了,沦为了一个——普通人。每天下班挤地铁回通州的上班族,月供六千五,每周花一天照料妻子和狗,正计划要一个孩子,最好是男孩。

但我相信你会回来的。兄弟,哥们儿,老伙计。坐下来,再喝一杯。你戒得了伏特加,你戒得了快乐吗?

0 : 29 5km

我或许不该沿着最不适合跑步的地方跑步。吸食夜晚残余的汽车尾气,为净化祖国母亲首都阿姨贡献一份 $0.005\mu\text{m}$ 的力量。朋友,我知道你的建议,你建议我在东四十条那里就转弯,沿着东四十条跑到张自忠路,然后顺着北沿河大街这么跑下来。这一路的风景会好很多。哪怕是从美术馆后街那里顺下来也好啊。那里有三联书店,自从也改为24小时营业之后——看看吧,你们最爱的北京只有书店是24小时营业的,这是不是足以让你们

爱得发狂？至少表现得爱得发狂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对，也改为 24 小时营业之后，营业额就直线下降。我是说，你在中途还可以进去逛逛。而且它的对面就是，册那，竟然也是 24 小时营业的小陕娃。曾经叫黄河水，现在叫小陕娃。招牌是陕西老字号 biangbiang 面和北京老字号北冰洋。以前下半夜的时候，D 总是会带我们来这儿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没法按照你建议的路线去跑。很多年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D 就是这么带我走的，L 也在，还有其他几个我已经想不起来的人。毫无疑问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。“从天安门往北，进入故宫。两到四小时后，穿过故宫。来到景山后街。这时先不用去爬景山，而是顺着故宫外的护城河，走到故宫的角楼位置。那么你将会看到——”

糖。

我不知道你们后来为什么会讨厌 D。是，我承认，他身上确实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毛病。可是你们谁又没有呢？虚伪，自私，暴躁，偏执，自我中心，病态的完美主义。我承认，D 身上确实有这些毛病。包括严重的表演型人格障碍。这总比我刚来北京试着在一家公司上班时，那位处女座上司要强。D 嘛，无非是话多了一些，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可信。但谁又让你信了？哦，

至少有一件事我能够证实。有回他一如既往地说起前天夜里带回的姑娘，他说，我压根儿就不想上她，你知道她怎么干的吗？她说她房间里有蚊子，找我要药水，说是被咬了好几个包。我问她哪里被咬了，她说，眼睛。说完就把眼睛闭上了。你说这让我怎么办，只好亲了嘛。哈哈，房间的气温是 10℃，她说房间里有蚊子。

当时你们都不相信他的话。

当时我们在蓬蒿剧场门口的小巷子里，东棉花胡同 35 号，我们抽的是最清新的南京，但你们还不满意。D 闭着眼睛依然沉浸在前一晚。我看着 D，突然清醒了起来，前一晚我就在他家，这一幕货真价实发生在我眼前。那个姑娘，我记得是深黑色短发。只是没人相信 D 的话。当时蓬蒿正在排我的《包夜指南》，最后一场。再有十分钟我就得回到剧场中央接受，呃，我记得应该是鲜花。哥们儿，你还回得去吗？

回得去。怎么会回不去呢？

那我问你，这个戏的主体意识在哪儿？

啊？

（请下一个观众提问。）

戏的男主角为什么要自杀？

呃。

(请下一个观众提问。)

舞台上这块布的作用有什么其他深意吗?

嗯?

(请下一个观众提问。)

我注意到你的台词每隔九句就会出现一个“唔”，为什么?

唔。

(请下一个观众提问。)

你对你哥哥的评论怎么看?

.....

(请下一个……不好意思，没有下一个了。)

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?(抢道)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觉得我们都是傻逼。

不不不，您太谦虚了。

“欣赏完故宫角楼后，过街往北，咱们就来到了景山。花上两块钱购买一张成人门票后，就来到了景山脚下。有学生证的朋友现在可以拿出来准备了。便宜一块钱。别看一块钱小，别嫌一块钱少。拿好这一块钱，到了歪脖子树下，大家可以拜一拜。手里有硬币的朋友，可以扔在树下。这棵树上，吊死了咱们汉族最后一位皇帝。”

你们得承认，没有 D，那些日子我们会少很多快乐。